

全華叢書





讀論語叢說下

元許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卽指
上孝字而言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
意至於眾人皆言之而無間則信能盡孝矣集注
添友字恐於本意爲多

顏淵死章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
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
故不計前後也

鬼神章

集注死生人鬼一三二一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陽生

理

理

陰死

生者為陽死者為陰知陽之生
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
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
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

陽明人

理

理

陰翬

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

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

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其

閔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瞶得罪於父出奔魯哀公二年靈公

卒而蒯瞶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於戚十五

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

路時仕孔悝爲邑宰悝召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
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
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
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
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而已固不顧其國事
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爲孔悝死爾其死固義也其
過卻在不當仕衛蓋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
路欠知之明今旣仕於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
夫子之早料之正以子路勇於有爲而欠見理精

爾

長府章

疏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

人心如荷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

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

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

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爲於我之門謂與已不同

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見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學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擴。好爲苟難規模狹隘是其效也。

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循上道以中庸爲至。說下因中庸本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爲至一句爲主。方說得上面。

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夏而子
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於中屢提起中字
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
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
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卽就魯上用功
誠篤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魯
鈍化爲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

身之偏歎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竇二事之間則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億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屢空而不顧子貢惟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人軌轍自然不爲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己則善之著者意脉自亦不蹈於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

恐冉有遇義當行者不能勇爲爾蓋行事須是有
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卽行若見義前卻自
無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卽在
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生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至死焉檀弓亦曰
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二

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夫語不唯顏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顏子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意一

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
奇况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
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
閒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後漸漸
吞併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尙八百
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
後併吞猶甚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
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

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

彼強爲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爲尤難也
興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饑饉則窮困流離
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
僅爲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
管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
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
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
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爲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元則其色也

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必可至者爾曾點乃無

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今便得爲
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
或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地近即可
至景勝可以遊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
至於詠而歸則以其胷中所蘊發於歌聲以優游
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爲春人我
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
只是事爲之未爾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
對雖非聖人所問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
龍謂建巳之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
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熛必消反怒含樞紐白招拒
汁音叶光紀五人帝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
辟卿士古勾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
則帥巫而舞雩

集注時見曰會眾類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卽眾也
改殷爲眾避諱也但周禮有殷覲曰視又一禮也

此則易見爲頰不知如何然覲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覲遇時見則無常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禮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禮也

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疥蓋於水上祭而盥手略湔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日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注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

描闕二謂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達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蓋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譔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
爾故學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
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人心本全
其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心爲事物
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
常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
天理消一分學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
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卽是全體之仁

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
言動非勿二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
知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
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己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
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
皆許之爲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
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效之速而甚大爾非謂一

曰爲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之禮爲言仁卽天理之公禮卽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僞卽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卽爲全體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卻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於中四者皆同

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於動處事事是當則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爲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

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爾如此看本自無病金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爲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卽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眼

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卻是

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
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
視輕蓋視箴止言其中遷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
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知覺有遷猶可挽
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爲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
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
屬聽讀書爲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
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

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卽慎獨工夫

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卽是

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卽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篇首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明故告以全體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詘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

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
盡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禮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
不懼必其平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
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世
爲宋司馬故爲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

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
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
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

私家申

兵之備盡往享所

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卿巢與之

誓而共伐之遂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

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

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齊牛又

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

氏牛無兄弟之言蓋魋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

叛也

內敬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若間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禮恭而不近禮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爲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子貢析而爲三正欲知信與食兵

何者爲重蓋兵食有國者必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爲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注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

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
列而爲三非強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
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
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
信之信則復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
發於辭氣威儀有尙質尙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
語錄使一箇君子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

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此則人是以德爲本而發爲辭氣威儀之文華者爲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注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注上言鄙略下言誠不足鄙略但少修飾爾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

之葑猶犬羊之葑以爲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葑豈果與犬羊之葑無辨哉

盍徹章

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

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爲出一舉先王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爲廬播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

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家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是謂什二

崇德章

均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生死有命
豈能欲之是固惑矣均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
其死者何胷中紛紛如是而何有損益於彼哉豈
不惑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生穉穉生
潛潛生須無是爲陳文子文子生無宇是爲桓子

皆事齊莊公無宇生乞是爲釐子乞事景公厚施
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爲亂荼出奔魯乞
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
政卒子恒代立是爲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
壬爲簡公陳恒復爲亂弒簡公而立平公恒之後
三世至太公和篡齊國釐卽僖字

居之無倦章

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
張問爲大夫而爲政之事爲政則隨其所居之位

有當爲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密慮
周徧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
政行此居字當重看則章意自明

成人章

集注誘掖獎勸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之於側獎者
譽之也勸者勉之也

問達章

語錄達是行無窒礙事君則得乎君事親則得乎親
之類

又曰達是退一步做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
至到卻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
故矜張夸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
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好字當重看

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
得德孚於人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質直二

字忠質也信直也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於人之言則當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於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卑諂之意亦非有以詭道遇人之意

從遊章

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况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已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

其惡則收斂務內搜摘隱微而不善不能根著留
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
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

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修之之方下一節止語其所
惑而不言辨之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知此爲
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卽辨之之方也

集注麤鄙近利麤就忿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
近利就得上說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舉皋陶者蓋大禹終受
帝禪此下惟皋之德最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所
讓惟皋及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於
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
不仁者遠意思

問友章

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
以告而所言未當於理則反有害於仁乃欲朋友

之從是賊夫人而已

文會友章

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
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語
錄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以
不倦此說好此是合三句作一串說下各有意味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注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
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
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
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
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但命出於國中則可集
眾長較是非修飾而成如鄭國爲命草創潤色之

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必學詩而能之也

魯衛之政章

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苟有用我章

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一言興邦章

金先生從通釋是字絕句而幾訓近

攘羊章

理勝爲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絕人倫得爲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爲士之道然行己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注志有所不爲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爾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
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太過則合於
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恥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爲可恥邦無道
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恥

克伐章

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尙在於心未除久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遷義

南宮适章

夏禹崩子啟立啟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

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

於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各后君也

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射皆

名羿

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

太康不得歸河北

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三歲崩

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修民事其臣寒浞使逢

蒙射殺羿

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

浞因羿室而生

澆及豷

澆即羿

因羿之故地而為政后相二十八

歲浞使澆弑王

王卽后相

遂滅夏后相之妃各緡

逃歸有仍

仍后父母之國也

明年生子少康少康

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仕角反

澆五弔反殪音翳

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體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
應於事無不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
不在則非全體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埽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公叔文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樂義然後言笑取卻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與人爲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防求章

魯襄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嫡子庶子公鉏居長而

武子愛幼子紇欲立爲後訪於臧孫紇

此紇卽臧

武仲

武仲爲之立紇爲後是爲季悼子孟氏惡武

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羯其

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

羯請讐臧氏

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

之報讐而成其事

孟孫卒公鉏立羯爲孟孫後孟

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聞之孟

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已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其兄臧爲爲臧氏後武仲遂奔齊

此事按左氏或代以他語寫直意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尙畱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爲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晉文公章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

驪姬之子名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
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
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
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爲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
重耳是爲文公

文公之爲公子而出奔也過衛曹二國皆不禮焉過
宋齊楚三國皆厚禮之當時宋曹衛皆附楚及文
公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
伐曹衛欲以解宋圍衛侯出晉執曹伯分曹衛之

田畀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救齊宋而伐曹衛私許曹衛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處皆文公之譎博議言之甚詳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

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

正處但正處多而此文公不同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
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
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魯亦以兵納
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
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爲
友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爲相子路疑召忽管仲
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

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爲人雖未得爲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爲兄而出於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爲弟而出於無知弑君之後無知弑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讐而畏死出奔已爲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正君位子糾方人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

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爲非義齊君赦
管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爲讐
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或以匹夫匹婦之爲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
信其才足以有爲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
圖後功旣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
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
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夫匹婦又豈可指
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衛靈公無道章

仲叔圉卽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衛權
卽問奧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
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
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
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
但欲當其才耳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

固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
爲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
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饒雙
峯曰自家好色卻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卻諫君
勿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
明而欲君必行己說則言失之太過是爲欺君南
軒之意謂有所爲而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
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
者於三說皆當存心

蘧伯玉章

集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卽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
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
理心旣能化於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
之爲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
小特舉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釋當食則思食
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君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知聖人之智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不患不已知章

集注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

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
爲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
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
自修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驥章

集注德調良也調謂習熟而易控馭良謂順服而不
蹏齧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讐怨也兄弟交遊之讐亦怨也
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
亦怨也於讐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
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讐或與其人相
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處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
而置輕重於其間集注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
皆盡其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
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
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

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

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爲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

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人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
禍患之人也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謂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
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
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
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
學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擊磬章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
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
水深不可提旣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可厲則
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
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旣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
流天下爲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
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

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圍幃天子旣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闇讀如庵修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學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修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堯舜猶病

諸者謂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
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尙或未能全敬
之用況學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
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修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修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
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
然後有天地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
之人有以感之漸積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

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夷俟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
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
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或問謂
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
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
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衛靈公第十五

一貫章

集注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字道是
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
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
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無爲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
不必有作爲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卽天子位承堯
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

卽位之後無所事爲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
他聖人尤不見有爲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爲能盡
爾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修其在己者則
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修身之事
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
帶以體參前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學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修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學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爲善爲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爲之用以懸佩在裳下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繒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卽今深衣之帶是也

集注鞭辟辟音闕開也鞭開如前驅攔約人向外自

兩傍視之則爲近裏此蓋當時洛中方言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弑伯玉行從近關出其合於禮乎

子貢問爲仁章

集注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有道積德而自修者

爲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
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非此四句而已提其大
綱則他事皆可推廣隨時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
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
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柄爲驗每
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
月建卽指之意也指子爲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爲
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天子衮冕之服十二章日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繡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衮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黼三黻四繡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蟲爲首而繪四於衣繡三於裳毳冕七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彝爲首

而繪三於衣繡二於裳希冕

希希及反

五旒旒十

二玉服三章以粉米爲首繪一於衣繡二於裳元

冕三旒旒亦十二玉服一章惟繡黻於裳爾凡衣

皆元裳皆纁

元黑色纁淡黃色

其諸侯之五冕大

略在麻冕章

龍畫爲二龍一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衮卽龍也山

畫二山形華蟲雉也亦名鷩爲雉形火畫火光之

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

其一畫雌今於衣上畫虎彝雌彝各一虎雌皆毛

物毳卽毛也藻爲水藻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
粉白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
形黻青與黑二色爲兩已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
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鎮重華蟲取
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畫虎雌
者虎取其義雌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
岐天雨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鼻孔取其
知今畫彝於衣只是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潔
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向善背惡

名衮冕爲起於龍也驚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毳物
之虎帷希冕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繡繡多故

曰希元冕爲止有一章與元同也

鄭衛二國之樂淫邪亡國之音也而夫子獨言放鄭
聲者亦絕其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衛詩三十有
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
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獨絕之
集注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禮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
路注以金玉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

金玉飾之

遠慮章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卽在頃刻間

義以爲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卻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爲

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
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注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
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爲
卽爲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沉潛縝密不可輕於
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

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於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

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況富貴貧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蔽莊涖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

事下兩句新民之事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卻就知上說謂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湝動禮皆守之事
季氏第十六

顯明章

注四分魯國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

子宿爲政作三軍與叔孫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
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子弟
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
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祿之去公室章

集注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
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
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
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彊矣

祿去公室五世圖

魯隱公

春秋之始諸侯尚知有王

桓公

諸侯漸不知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閔公

齊桓公霸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欲霸不成晉文公霸

文公

晉襄公繼霸

宣公

自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祿始去公室

成公

晉楚爭霸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復霸屈強楚諸侯之大夫漸主盟會三家分魯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哀公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
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紇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
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季桓子

斯為陽虎所四

三戒章

醫書以血為陰而行乎脉之中為榮謂榮養乎身也
 氣為陽而行乎脉之外為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
 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惟心則主乎血而志
 為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
 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錄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
饒雙峰云上六者是就自身說下三者是事上說
視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
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
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
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爲聖賢稟得濁駁

者而生爲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卽是理理皆是善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爾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爲小人卽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學亦爲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禮樂則心和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

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喜之故以此
言反以爲戲

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爲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
歌也

先王之教禮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
絃歌之聲聞於外則其學禮可知故集注添入禮
字說

公山弗擾章

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

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化之爲善亦有可往之理
聖人道大德宏雖入亂邦必不爲惡人所染見南
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處亂
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畔必
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
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眾故眾
亦向之信實則不爲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

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
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
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爲仁
佛胖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
遷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知
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
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
能如此豈足爲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寢廣使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爲雍州之地於地爲西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荆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修身齊家之

事故爲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

色厲內荏章

厲是僞也荏是真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道聽章

本注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

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
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
也

民有三疾章

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爲疾也肆廉直疾之未大害於
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爲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
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

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
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人章同皆
是實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
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脫
經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
果方卒無時之哭殯朝夕哭期而小祥始食菜果
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
復寢

醴酒薄酒也乾肉滋味薄者復寢入室中臥

惟其禮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爲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喪今世居喪與平居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亦於事無相妨

君子尙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答以止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勇恐勇全是不好故有此問

年四十見惡章

年四十見惡章

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爲學乃能有成至於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修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可學或壯年皆

未及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始者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爲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微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遜於荒野意謂既不致其

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
祀比干爲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
極諫紂怒之剖其心箕子爲父師其諫固與比干
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干諫而死欲極諫之
恐復被殺而稔君之惡於是佯狂而爲奴微子欲
免君殺兄之惡爲愛其君以存宗祀爲愛其親仁
也比干殺身以盡其職爲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
陷君於多殺諫臣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
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愛之理

長沮章

而誰以易之以猶與也上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字可通互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至士哉譏子路

荷篠章

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爲無君臣義荷篠使二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

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爲大長幼在下旣知其次
豈可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
君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
道不可行我已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
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眾人言義言自
己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
欲行者在我之義爾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舊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

也作一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覺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

決裂此情則所用者皆廢於人欲之私情也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

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

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

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為非諫之不從遂不食

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爲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簡皆不可曉

太師摯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章

此爲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體如孔子言行已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注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文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學者可以爲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

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
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太
寬學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
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爲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
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
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能致其道又百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學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爲輕事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

教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
事時竟做不去小學洒掃應對事也大學正心修
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
理然事有大小學問有深淺教者須循序漸進不
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小學之
事而不教大學之事子夏氣質篤實其教人亦皆
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爲先而傳
之何者爲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
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

小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有知識驟把大學事教他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大小事徹頭徹尾無不曲盡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貪慕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體有虧弊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

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

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卽
舉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
未嘗譏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
以大學也集注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
未專就事上說本專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
八而誠意正心爲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
此卽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爲之未能使
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學所以實而先後次
序自不可踰集注如此襯貼說可謂極精而二子

之意皆粲然可見

前段本注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學之事末小學之事本注第二段兩本末字及圈外愚接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學小學言但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卻是以理爲本事爲末是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關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學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
上者是理慎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
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
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洒掃
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
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
以事言正是本末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
事本也

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陽膚章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
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
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
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
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
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旣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
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饑寒迫身不

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無所不爲矣故君子爲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爲能而自喜

子禽章

集注大可爲化不可爲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着故曰字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堯伊祁氏帝摯之弟年十五封爲唐侯年十六踐天

子之位居位七十載欲遜位於有德於是四岳舉
舜命之爲百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卽舉禹平水土
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薦舜於天使攝天子之
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百載堯乃殂落堯在位
共一百年壽一百十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君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
堯爲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
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卽天子位命禹爲百揆三十
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於天攝天子事命之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
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爲流
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
爲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
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
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并居攝共
七十八年壽一百十歲

禹姓姒氏崇國君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爲司
空三十一年而爲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

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
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存而君
亡爲之立君